

年俗里有年味，更有文化

□ 于保月

各地各具特色的过年风俗，无不传达着同样的幸福主题，寄托着同样的希冀愿景。

新春钟声即将敲响，欢腾会即将响彻神州大地。除夕、大年初一、元宵节等一系列节庆组成农历新年整个节日。我国地域辽阔，各地各具特色的过年风俗，无不传达着同样的幸福主题，寄托着同样的希冀愿景。

祈愿饺子

大年三十，一夜连双岁，爆竹点燃喜庆，把祝福写满新年。年夜饭是重头戏。小时候，过年盼的是能穿上崭新的衣裳，吃大鱼大肉。尤其是年夜饭，是在没有外来客人的情况下，自家“招待”自己的最美一餐。无论各家条件如何，这顿年夜饭可是大人孩子都翘首期待的，万万忽视不得。“忙碌了一年了，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”，人们挂在嘴边的这句口头禅，说得再实在不过了。

年三十晚上的饺子，一般当天下午就要开始忙活。有肉有菜，包饺子就现成了。

面和好，馅调好，这时候大人们会悄悄地从炕席下面摸出几个平时准备好的新硬币来，放到瓷碗里，倒上一些度数高的白酒消毒，再找出几个红枣、花生、栗子用热水泡着，还得准备一点红糖，一并放在面板上。包一会儿带馅饺子，母亲就会从碗里捞出一枚硬币包进去，或是拿起个枣子、栗子，或是挖一点红糖，分别包到里面。

快到晚上十二点，忙年的气氛顿时浓起来，每家每户都要开始煮水饺。这时候，当地讲究烧火不能用短草，必须用那些从山上割来的长草，预示着新年红火日子长长的。到十二点整，农家院里院外纷纷燃放起鞭炮，噼里啪啦的轰鸣声此起彼伏，山里山外一片沸腾。放完鞭炮才能开饭，这也是一顿全家人一年中最为珍贵的团圆饭。包进饺子里的“惊喜”就是祈愿：吃到红枣，“意味”着新年起早干活，能勤劳致富；吃到栗子，“意味”着新年能出大力、流大汗，有收获；吃到花生米的，“预示”长寿；吃到红糖的，“预示”生活甜蜜；吃到硬币的，就“预示”着新年生意红火。

花馍馍

很多地方的传统民俗里，大馒头是年货里的必备品。馒头在胶东一带称饽饽，过年蒸饽饽，有“蒸蒸日上”的寓意。

记得小时候过年时，家家都要把这种大饽饽做成各种各样造型，配上五颜六色，活灵活现，格外增添喜气。

老家蒸花馍的习俗，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春节时寓意“连年有余”的“莲花”馍和“鱼形”馍，是必不可少的喜庆食品。大花馍的捏制，也是女红比巧的一种方式。过去，一般都是用白面做好后，再在上面加各种颜色。如今，巧妇们都会用时令蔬菜汁拌成七彩面团，比如绿色的是菠菜汁，红色的是红苋菜汁，黄色的是胡萝卜汁，紫色的是紫薯汁，橙色的是南瓜汁，在普通的剪刀、菜刀、小叉子等小工具辅助下，做成象征多福多寿的“枣山”，寓意团圆的“花好月圆”，具有时令特色的“螃蟹”馍……

蒸馍时，对火候有要求。火太急花馍表面会裂口，影响整体形象。必须用小火慢蒸半小时，容易散落的部件还要用牙签一一固定，保证蒸的过程中不会散落。蒸好的大花馍一一摆在客厅长方桌上，有的花鸟状的还要用枝条挂起来，生动好看。

正月里，大姑娘、小媳妇们会结伴走街串巷，伴着笑声一家一家地看花馍。谁家花馍俏，谁家花馍样式多，不用说，这家巧妇就会成为当地的“名人”。

豆面油灯

有的地方，正月十五元宵节要做豆面油灯，民间称“灯花”。在做好的豆面油灯内，插一缠绕棉絮的小木棒，倒入豆油，当天晚上放在各处点亮，或拿着在家里四处照照。以祈求新一年人畜兴旺、五谷丰登。

做豆面灯，大都是用当年收获的黄豆磨成面，加水调和后揉成硬硬的面团，根据各种动物的不同形状，切成大小不一的块状。巧者在手掌里擦点食用油，拇指和食指三转二揉，就能做成不同形状的豆面灯。讲究的，灯得按月捏十二盏，寓意新一年日新、月月顺。做好后的豆面灯须煮熟，而且要在掀开锅盖后会特别注意，认为哪个月的豆面灯里蓄水多，就预示着哪个月会雨水多。这些“讲究”如今年轻人都不信了，但会根据家庭成员生肖塑成各种动物形状，煮熟后放到合适位置上。如小狗灯要放到庭院大门后，寓意看好家护好院，小鸡灯要放到鸡舍旁，寓意鸡鸭

满圈，小龙灯要放在水缸边，寓意细水长流，等等。

元宵节晚上，大人们会将豆油灯插上一根根筷子，嘱咐孩子拿着，去把家里每个房间、院里每个角落都照一遍，寓意一年里亮堂堂，处处光明，干净利落。过了元宵节，这些豆面油灯就可切成片，配着蔬菜一起炖炒，成为一种可口菜肴。

出门儿

人们把正月里走亲戚称作“出门儿”。那时候家里连个自行车也没有，无论距离远近一律步行前往。出门儿带的礼品也都是过年时吃的饽饽、饺子以及水果一类，挎上一个小篮子，用布包袱一盖就出发。

孩子们都愿意出门儿。到亲戚家，向长辈们磕一个头，拜一拜，说上几句过年的祝福话儿，就会喝到一杯糖水，这叫远道而来甜一甜。然后，就一心等着拿压岁钱了。过去家家都不富裕的岁月，也没什么余钱，大多都是从炕席底下摸出几个平时积攒的二分五分硬币，最多也不过是一角二角的纸币，塞到手里就会喜得孩子们满面满足。

一户亲戚一户亲戚地走，早上赶过去，吃完午饭就回家。爬山过河，一路歌声，正月里出门儿的时光，在孩子们心里总是亮堂堂的。

还有一种出门儿特别有意思。就是正月初二女婿去岳父岳母家，也是媳妇“回娘家”的日子，在乡下称为“迎婿日”。即使出嫁多年的女儿也会跟着女婿带着孩子回家，提着大包小包礼物向父母拜年。如果是新婚那年回门，还需备上大鞭炮，进门时候就点响，把团圆喜悦传递到村里村外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，没有多少娱乐节目，可正月初二这一天，老家一直流行着“站街看客”的习俗。人们会早早起床，三三两两站在自家门前，不是为迎客，而是专门对他家出门儿前来做客的人评头论足，往往将一些刚上入门的女婿看得面红耳赤。

年俗里是年味。无论是包饺子、做年糕、放鞭炮，还是耍龙灯、荡秋千、掷荷包，以至于这些年的“看春晚、抢红包、集五福”，年俗年味中的新变化，真实记录着时代变迁。

而那些古老习俗，刻印着我们一路走来的风景。那是我们与故乡与亲人共享的温馨记忆，是无法忘怀的乡愁，甜甜的乡愁。

浓浓的年俗，古老的年俗，无论走多远，记忆中总忘不了那甜甜的味道！

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

本期主题

